



# 兩個類似的辯證理則統系

易陶

黑格爾哲學與天台教觀比較論析之二

(續上期)

## (乙) 三諦圓融理則

這個理性原則，實在已見諸上述。因為在有生出無，無中生有，有無相生；或者說有轉變為無，無轉變為有，有無互相轉變的推演中已具含三諦圓融 (Triad) 之實。何以故？故在其中有為一諦，無為一諦，有無相生之生或互相轉變之轉變又為一諦而成三諦。這三諦是相即相入，交該互遍而圓融的。例如有諦，必具無諦與生諦，否則無諦與生諦便不能自有中演出；今既能從有中演出，是知其為有諦所具。因此有諦即無諦，即生諦。再如無諦，亦必具有諦與生諦，否則生諦既不能從其中演出，而其本身亦不能與有諦相同一；今既能與有諦相同一而相生，因而演繹出生諦來，是知無諦中實具有諦與生諦。更如生諦，則為有諦與無諦之綜合，其為同時具有有諦無諦之理實無待推徵而自明，因之生諦又即有諦即無諦。即一諦是三諦，即三諦是一諦。即一是三諦，三非三。即三而一，一非一。非二非一，而三而一，是之謂三諦圓融，不可思議。然此中仍有可得而言者，即：①三諦互具間之秘密隱顯與②相即、交該、攝、入底理趣。先就第一點說，有諦具有無諦與生諦固屬實理，然當無諦、生諦尚未自有中推演而出之際，則有之具無與生乃是隱含地 (Implicitly) 具有，當其已自有演出之際，則我們說有具含無與生之具含即成顯了的 (Explicit) 具含。然我們若唯約有諦當體而言，則又成有是顯而無與生皆為隱存之理。不過這又不礙自有即無即生，即一而三所觀得同為顯在之理。約有諦以論如此，約無諦、生諦推徵亦然。因此，天台後之華嚴教，乃據是以演其十玄之隱密顯了俱成門。再

就第二點說，相即：即有即無即生，即無即有即生，即生即有即無，是相等的關係。相該：有含該無、含該生，無含該有、含該生，生含該有、含該無是相含的含蘊關係。相等即等式之兩邊等同。相含則含與所含可以有廣狹，而且其狹不礙廣，廣不礙狹而廣狹自在。此應係華嚴十玄廣狹自在無礙門之所自出。再則相含必有能、所，而且依於相含義，其為能、所雖亦是相互的，但其能含所含以觀，則能含為攝受，所含為攝入。例如有含無含生，有是能含而無與生為所含，則有為能含而為攝受，無與生為所含而為攝入。準是推之無含有含生，生含有含無亦然。這是約攝論，若約入論，則含無與生入有，有為所入而無與生為能入。他如含有與生入無，含有與無入生亦然。凡此即是相攝相入。此相攝相入係約橫論。前相生則係約豎論。而相即則非橫非豎而同時具足相應，這是就三諦底絕對圓融立說。這三諦絕對圓融理則貫串着黑格爾哲學與天台教觀這兩大系統的全體。它在黑格爾之邏輯首出三諦為有、無、生 (Seyn, Nichts, Werden)，有時又叫做正、反、合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而且正為肯定，反為否定，合為否定之否定。即此否定之否定，黑格爾論 aufheben 義。而所謂 aufheben，意即觀念之每一進展皆有所保存，有所拋棄，有所昂揚者。它在天台教觀之實相論則為空、假、中。此乃依龍樹中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一偈而立。依序言又謂之為一二三。法華玄義論實相云：

今經 (指法華) 以十法攝一切法，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天台師云，依義讀文，凡有三轉。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報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

至如是報。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報如是。若皆稱如者，如名不異即空義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點空相性，名字設施，迥邈不同，即假義也。若作相如是者，如於中道實相之是，即中義也。分別令易解改，明空假中，得意爲言，空即假中。約如明空，一空一切空，點如明假，一假一切假。

就是論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縱不橫，名爲實相，然此所謂一二三仍只爲轉讀之序，準此推之，於其全部教觀之系統演進亦必有此序。既有此序則一爲正，爲肯定；二爲反，爲否定；三爲合，爲否定之否定。於是，則天台教觀亦具 *aufheben* 義。不過在天台不名 *aufheben* 而稱「止觀」。此一覽其釋止觀名即可了然。

上來已說完三諦圓融一理則。此中或有可疑，即黑格爾之正反合有時間歷程，因此爲隔歷三諦而非圓融三諦。此殊未然。因爲黑格爾的正反合是純理則或邏輯的，不曾雜有時間觀念，所以它們並沒有時間上的隔歷。如果要說正先起而反次之，合結後，則此先後亦只是「理序」上的先後；而此先後，又非是「定先定後」，一一隔歷而不可相即者。換句話說，一生二，二生三，則可即一即二即三而圓融無礙。約二約三來說亦然。此一按前論有無生之理可了。是故黑格爾的三諦也是圓融的，而不是隔歷的。於是我們所疑的便立見釋然。而我們對於三諦圓融的論述亦至此爲止。以下再說一多交五一理則。

### (丙) 一多交午 (全體性) 理則

這個理則乃全體性理則，其實亦已見諸上述。因爲一生二生三乃至生一切，則一即二即三乃至即一切，而且如此演生之結果，最後又必歸於一，於是一切又即是一。因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是一，一切是多，是故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相即交午而不相絕離。然此猶是約元始與終極兩諦爲言，其實即取其全系統任何一諦、一念以觀亦是如此。因爲任一諦必自其前一諦演生而又保有其前一諦，乃至保有其前陳之一切諦；同時它又必能演生其後陳之一切諦，因而包有其後之一切諦。是故即此一諦即

一切諦，即一切諦是此一諦，故謂全體性。此於黑學與天台教觀同然。就黑學論，則史泰思解此極好。史氏道：

一三諦之合於彼差異之正與反，是有所拋棄而又有所保留的。合諦的此種雙重活動，黑格爾是用 *aufheben* 一詞來表示的。……此一德文含有二義。它意謂同時拋棄而又保留。……每一三諦之第一、二諦間底差異乃爲第三諦所「拋棄與保留」。首先，差別被拋棄。中介與差異被合併於統一體。有與無和彼兩之間的對立被合併於統一的生。但是，差異同時又被保存在新範疇之內。它不是單純的被否定。新範疇乃是一差異的統一而不徒爲一單純的統一。它是一個差異的同一之事實，意即差異之被融一。它是一個同一的差異之事實，意即差異之被保留。我們非獲一單純的同一，即單純的差異之拋棄。我們所獲者爲一對立的同一。單是拋棄必意味著我們獲一同一而無對立。單純的保留必意味著我們獲一對立而無同一。生是有與無的統一，在其中彼兩之差異被吸收了，但是有與無仍然存在，在於生中，且能被自其中分析出來。它們不再作爲分離的東西，爲對立的抽象而存在。在這種意義中，它們被拋棄了，但是它們又在聯合中做爲一種具體統一的要素。它們以吸收與融解的方式存在著。如是，有與無被保留在生裏面而未會喪失。不過當合諦轉成一新三諦時，它將在它的轉變中被合併，但也被保留而與其對立體共存於一更高底合諦中。於是，在三諦的合諦中保有彼三諦之反諦與正諦。由於第二三諦之正諦已有保存著第一三諦之正反兩面的第一三諦之合諦，這便意味著第二三諦之合諦，保有包括第一三諦正諦反諦之一切前行諸範疇。坐是之故，在辯證進程中永無淪喪之範疇。在其每一進程中，吸收前行者於自身之中，但剎那間它自身亦一轉而爲其後繼者所吸收。邏輯最後範疇，保存與具有一切前陳範疇於其自身之中。所有範疇悉被合併於它，悉被花團簇擁地現於其統一中，而彼諸差異與矛盾亦盡付消融，它們全被保合太和爲一。但是在此一中它們亦有別而各正性命地作爲其存在之成份。是以彼乃獨爲具體。

高層範疇包含低層範疇。另一方面，低層範疇含蘊高層範疇亦真。生包含著有。但是有亦蘊含著生。

依此解說，則可證黑學確具一多交午之理則，至於天台教觀之同爲具此，則據前引「心具三千」之文可知。此外法華玄義中又云：又遊心法界者，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界中必屬一界。若屬一界，即是百界千法。於一念中悉皆備足。此心幻師，於一日夜，常造種種衆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假實國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

由此亦可證明其具有此一理則。而此一爲黑學與天台教觀所同具底一多交午理則，因其爲一多交午故，乃就量而立。若就性而言，則一一諦或一一念又皆爲虛、實兼該的。因此，我們在下面就來畧說此虛實兼該一理則。

#### (丁) 虛實兼該理則

在這裏，虛指謂空理或者說抽象的共相；實指謂實事或者說具象的殊相。然在黑學中之觀念或範疇，和天台教觀中的一念或諦觀都是合此虛理與實事而爲一的。因此，在黑格爾之觀念爲具體的觀念，爲絕對，在天台教的一念心爲相實心，爲中道。至於此一理致，黑格爾於其小邏輯中會一再詳明。而賀譯申述其譯 Begreif 一名爲「總念」時亦爲此不憚其煩地暢爲辯說。在天台則即上引即空即假即中之教可見。此外如說「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世間經書以及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等亦皆顯示此者。因之，我們在這裏不欲煩言。唯於此仍應一提的，是此等觀念或一實相心，其爲具體、絕對，或實相中道之程度，則在彼等體系中之愈後出者即愈高，愈圓滿。故此，在黑格爾哲學至絕對觀念乃臻絕對圓滿，而在天台教至妙覺或六即之究竟即爲絕對圓滿。六即是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眞即與究竟即。即者即菩提，然即菩提之程度則愈後愈高愈圓滿。故止觀位至究竟即便得妙覺之圓滿智光，無復可增。此理於前面較論觀點時早已涉及，可復一按。

上來已畧較虛實相合一理則，以下更進而比論初後相在一理

則。

#### (戊) 初後相在理則

這一理則與前約量約性較論皆異，因爲它是約理序說的。約序說則這兩大系統之展演必有起落，換言之即必有始終或初後，否則便無所謂系統，無所謂展演。今既稱系統，既有展演，是其具有始終初後乃屬明甚。不過依於其矛盾統一之興趣，其爲始終、初後乃相在而非隔離者，這便是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的道理。這個道理在黑學與天台教亦爲同具者。在黑學則黑格爾在其邏輯學即所謂大邏輯中於此有所說明。他說：

如考慮演進爲一到基本，到彼演進所確然依存與因之而產生，彼開端憑之以作成底本元與眞理，則必須承認此種考慮爲極其重要底；而這在邏輯本身猶顯然爲自明者。於是意識在其自彼開端之直接呈現到作爲其最極內在的眞理之絕對知識底途中，便被導回；而彼納入進階爲直呈底初端，顯然是從此後端，此基本生起。猶有甚者，我們見及彼已被知爲具體，爲最後，與萬有之最高無上的眞理底絕對精神，在其進化底終點，自由地超越其自身而推墮爲一種直接有底形態；它溶解其自身爲一包羅彼於終結前之進中所含的一切之世界；那一切，由於這種逆轉的興趣，和它的開始一起都被轉變爲依存於終結的東西，因爲終結即是原理。凡對此學爲重要者，並非止爲純粹直接爲始初，而且亦爲其自身全體中形成一到其自身的回歸，是故初同時即是後，而後同時亦是初。

在天台教，則智者在摩訶止觀依假名論等時也曾涉及。他說：又相但有字，報亦但有字，悉假設施。此就假名爲等。又本末互相表幟。覽初相，表後報，覩後報，知本相。如見施知富，見富知施，初後相在。

依上所徵，是知我們說黑格爾哲學與天台教觀皆具有初後相在一理則爲確然而無可諍議者。

至此關於黑格爾哲學與天台教觀底理則之較論即告結束。以下，我們將進而較論其全部系統。

(未完)